

诗之格律化的形成与发展(四)

叶嘉莹讲诗歌(之六)

格律的两种最基本形式

“四声八病”你现在完全可以不管它,你只要知道怎么样好听,自然就知道怎么样不好听。怎么样才好听?就是声调的高低、抑扬、长短都要配合起来。怎么样配合?我现在开始要讲唐诗了,所以现在了解的就是唐诗的一个基本格律。我只告诉大家两个最基本的形式,一个是A型,一个是B型。

普通话里第一声、第二声是阴平阳平,是平声,上去入是仄声。可是普通话里没有入声。入声变成上声、去声,这个关系不大,因为把入声变成上声、去声还是仄声。关系大的在什么地方呢?在有一些入声被我们变成平声了,比如“中秋节”,“节”变成第二声,是平声,但是这个“节”字是入声,所以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念正确。可我是北方人,不会念正确的入声字,所以我就尽量把它念成仄声。凡是广东话、闽南话里有-p-t-k的结尾的入声字,我都把它念成去声,因为这样至少它是仄声。

现在我要把徐陵的《山斋》念一遍,请大家注意有哪几个字,我念的跟普通话的声调不一样,因为它是入声字,我要尽量把它念成仄声。

“桃源惊住客,鹤声飞来客。”等一下我把有的字入声念成去声时,我告诉你。

“复有风云处,萧条无俗人。”“俗”字在普通话中是平声,但在古代是入声,我念sù,把它念成去声,就是仄声。

“山寒微有雪,石路本无尘。”“石”字是入声,所以我念shì。

“竹径蒙笼巧。”“竹”字是入声。“茅斋结构新。”“结”字是入声。“烧香披道记,悬镜压山神。”“压”字是入声。

“砌水何年溜,檐桐几度春。”“溜”字本来就读liù。

“云霞一已绝。”“绝”字是入声,不能读作平声。

“宁辨汉将秦。”

我现在不是教学作诗,可是你要明白中国诗格式的演进。我告诉你们一个最简单的记忆的方法,也就是记住声调的两个基本形式——A式和B式。“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”,是A式,因为从平声开始,所以叫平起。“仄仄仄平平,平平仄仄平”,是B式,仄起。

它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,就是声调要好听,“溪西鸡齐啼”这个不好听,你要平仄间隔着来使用,而且上一句跟下一句要在相反之间互相呼应,就是保持一个平衡。“平平平仄仄,平平平仄仄”,这样不好听,所以是“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”。

一首诗如果是四句,我们管它叫做绝句,如果是绝句的诗,形式就是AB,“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仄仄仄平平,平平平仄仄”。这就是平起的五言绝句。还可以是BA排列,“仄仄仄平平,平平仄仄平。平平仄仄仄,仄仄仄平平”。这就是仄起的五言绝句。所以你只记AB两个形式就都掌握了,不用管其他的。

基本的形式里面还可以有变化。有什么变化?第一个字可以通用。“平平平仄仄”,将

平换成仄,变成“仄仄仄平平”,这种变化是允许的。“平仄仄仄仄”,没有关系,“仄仄仄仄仄”,也没有关系。但一定要注意:在结尾的地方要避免三个平或者三个仄连接。

你会发现,第一个字是完全可以通用的,而第三个字有时可以通用,有时不能通用。为什么?因为五个字一句诗的停顿,是二三的停顿,第二个字是一个停顿,所以第二个字的平仄是重要的,它是一个重点。第一个字不停顿,所以第一个字不是重点。古人说“一三五不论”,也不是都不论,它可以不论的缘故,是它不是一个押韵或者节奏的重点,所以你可以通用。第三个字有时通用,有时不可以,就是要避免三个仄声、三个平声在结尾相连。如果它不连在一起,那就可以换。这就是五言绝句的基本形式。

如果不是绝句,要做一首八句的律诗,那又该怎样?你可以作成ABAB模式:“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仄仄仄平平,平平平仄仄。”后面四句把它重复一下——“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仄仄仄平平,平平平仄仄。”所以,如果是平起,就是ABAB;如果是仄起,就是BABA。

那每句七个字的诗又怎么办呢?五个字我们已经掌握,七个字,非常简单——加两个字。加两个字,可是不要加在每句的后面,而是加在前面。平平前面你就加仄仄,变成“仄仄平平平仄仄”。这里加了仄仄,下一句就要加平平——“平平仄仄仄平平”。依此类推,后面诗句可变成“平平仄仄仄平平,仄仄平平仄

仄平”。

总之,平仄总是要间隔地使用,你把A式五言的平起前面加上仄仄,就变成七言的仄起。反过来,B式五言的仄起,你前面加平平,就变成七言的平起。

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记得A式、B式,所有的中国诗的变化就都在其中了,你可以运用无穷。

下面我们看一下徐陵《山斋》这首诗的平仄:

“桃源惊住客,鹤声飞来客。复有风云处,萧条无俗人。山寒微有雪,石路本无尘。竹径蒙笼巧,茅斋结构新。烧香披道记,悬镜压山神。砌水何年溜,檐桐几度春。云霞一已绝,宁辨汉将秦。”

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仄仄仄平平,平平仄仄平。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仄仄仄平平,平平仄仄平。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

所以你看,这首诗的平仄跟我的A式、B式完全相合,不管它重复了几个AB,都完全相合。像“无”“悬”是在第一跟第三个字的位置,可以通用。凡是跟这个基本的格式不合的,那都是它可以通用的地方。

(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)



冬日絮语

吴娟

干净整洁的石阶巷道一个人都没有,我索性坐在靠顶的路沿边。抬眼便是纯蓝的天空,柔软的白云,纷批的苍绿,冬阳温暖,冬韵动人……一切都是那么协调。

唉,这样美丽的午后,把满腔怨愤茫怅映衬得不协调了。可恨的是还不止事情本身,更有被那些事、那些人扰乱的不再安宁的心。事情总是这样的,你总得不到你渴望的平衡。你努力了,可是并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。因为掌控你结果的人是别人,而不是你自己。人也总是这样的,谁都没有责任和义务为你承担后果,尽管抉择的人是别人。或许我并不稀罕那

样的眷顾,可是心里不免有一份受惠的感觉。就像小时候大人经常毫不掩饰却从未兑现过的诺言,直到有一天,我无可奈何地把它理解为“善意的谎言”。

坐在树影婆娑的台阶上,我禁不住怜悯起自己来。栏杆外爬着一溜藤萝,肃然地和我对视着,在微凉的冬风里听我苦诉愁肠。

一片树叶悄然而下,落在肩上,又掉了在地上。黄的沉实,黄的安然,没有一丝凄凉惦念,静谧的令我陶醉。那串叫不出名字的花,美得太神奇。可能冬天里的花就是如此,不但美丽,而且还有那么一份傲然凌艳的韵味。风过的时候,醉红痴紫乱旋,把扰人的浓意都荡到对面的大山里去了。

我站起身,眼前的绿烟红岚笼罩着我,使我喘不过气来,带着微微的眩晕。“别怕,有我在。你一定行的!……”一个遥远而又清晰的声音穿过脆薄的阳光传来,柔和,有力,我顿时震惊!声音里洋溢着怜惜。

我哭了,莫名的……当我抬起头的时候,那声音便默默隐去了,只有软软暖暖的风久久不肯散去。

我真是太愚蠢,茫然无所知,老是患得患失,老是计较,老是不够洒脱。对呀,我是那么幸运,我也是如此富有。

猛然间,发现那些卷曲的须茎开始在风里探索,多么细弱的挣扎,那些轻柔的绿意随风上下,一种诱人的生命律动。纤纤约约的小茎须在洒点的阳光金里乱得十分鲜活。那些柔弱的小生命能在风里成长,又何必在意风的经过?我为自己一腔的怨怒与庸俗愕然了好一会儿。

“你还有我,不要忘记。”他的声音有如冷冬里及时的温度,把我圈在舒适的暖意里。

那些叶片在风里翻滚着彩色的浪,如同琴弦,调出了很古韵的音色。这最美的演奏,在整个长长的冬季里。



《红梅迎春》

庆哥 / 摄



元宵节,巫山人不叫元宵,直接称十五,农村老人称上元节。

汤圆,是上元节专属美食。老巫山人还有一样小吃,也专属于上元节,那就是“欢喜头儿”。

欢喜头儿虽是上世纪不可多得的节日小吃,但如今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,很多年轻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。只有老一辈巫山人的记忆中,欢喜头儿,是无法抹去的温暖记忆。

高山小镇的骡坪不出水稻,区粮站每年冬天,都会贴心地调来糯米,作为年货,计划供应给居民做汤圆粉。

冬至刚至,镇上的居民已经陆续开始做汤圆粉了。一时间,家里有石磨的,街坊邻居就会排队等候借用。母亲工作的饮食店,有现成的磨子,我们家推汤圆粉就不用去邻居家借用了。头天晚上用凉水将糯米浸泡在大木盆里,第二天一早,母亲已经将泡好的糯米推成了细细的水粉。她将水粉舀入家机布口袋,用木钩吊在房梁上,下面接一个木盆,让水慢慢滴干。也许《齐民要术》中“滴粉”的称谓就是这样来的吧。

冬日的暖阳沐浴在忙碌的高山小镇,家家户户门口,高高低低的板凳上,摆放着大大小小的装有汤圆粉的簸箕,笆箕,掉在板凳边的各色花花绿绿的床单角在风中凌乱飞舞。这样的冬晒场景,显现着小镇浓浓的烟火年味,甚至有一种神圣又隆重的年货准备仪式感。

在晾晒的日子里,天气稍微出现一点变化,母亲都会念叨:“这几天千万不要下雪呀,不然汤圆粉被雪照了就没用了。”

记得有一年,冬至后实在没有几天有阳光的日子,尽管母亲想尽办法,在晾晒的过程中小心用纱布遮盖,但汤圆粉终究还是被雪照了。被雪照过的汤圆粉,像是被冰雪女神施了魔法,煮出来的汤圆失去了原本洁白如玉的颜色,而呈现出讨厌的妖红色,口感松散,香味尽

失。小时候一直不明白其中原因,只觉得有一种人力无法企及的神秘力量在左右我们的生活。

正月十五是非常隆重的节日,镇上每年都会组织元宵节活动,过了十五,新的一年才算真正开始。那些过年还没来得及走的“人户”,也必须在这天走完,否则会落下不懂事的骂名。母亲早早将住在桃花村的外婆也接来家里过十五,观看镇上的舞狮表演。

镇上居民很早就开始为元宵节活动准备,凑钱买来材料,做成粗糙但萌萌哒的狮子,彩龙船。花花绿绿的彩龙船,夸张又俗气的颜色搭配,反而觉得更有年味。家家户户门口挂的红灯笼,也是自己动手用篾条红纸糊成。

十五的夜晚,街上的灯笼已经点亮,小镇挤满熙熙攘攘从附近赶来热闹看热闹的村民。鞭炮响起,镇上的文艺宣传队准备了很长时间的节目已经开始了。队长汪四爸和几个文艺骨干,分别负责表演顺序。所有居民都是演员,用油彩打两个大红脸蛋算是化妆。

这样的自娱自乐,仿佛辛弃疾笔下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悄然来到这闭塞的高山小镇。虽没有东风夜,放花千树,宝马雕车。但那满天繁星如雨,满街笑语盈盈,一夜鱼龙舞,依然那么古老又美好。

夜已深,街上鼓声已停。夜越来越冷,此时的人们还沉浸在欢乐之中,他们早已将平日生活的艰辛抛之九霄云外,纯粹享受这难得的快乐时光。表演结束,刚刚还人声鼎沸的小镇,突然就安静了下来,只有零星星星几人还意犹未尽不舍离去,不知是不是在等那个灯火阑珊处

的佳人呢……

表演虽已结束,但我们期待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。屋里传来母亲的呼唤:“小妹!小妹……回来炸欢喜头儿了。”

于是,我们停止打闹,与邻居家的孩子一起飞奔回家,脸蛋上还挂着两个大红油彩。地炉子里的煤比平常多一倍,蓝绿色的火苗正熊熊燃烧,屋里温暖如春。母亲早已将炸欢喜头的东西准备妥当,大铁三角架搁在地炉子上,锅里烧着半锅菜油。母亲拿出汤圆粉,用冷水调化,反复揉成汤圆粉团,搓成细细的长条,扯成一个一个小小的粉剂子准备开炸了。

炸欢喜头儿的油温不能太高,否则外面炸糊了,里面还是生的。母亲用手在油面上试了试温度,觉得刚刚好。她麻利地将汤圆粉搓成一个一个小棒槌形状的欢喜头儿生坯,下入油锅里,舀一勺切好的砖糖(红糖)在锅里,大姐用竹筷不停翻动。随着油温的升高,砖糖像魔术般,被粉团吸引包裹却不会糊锅,待砖糖完全被欢喜头儿吸收,又下一勺砖糖在锅里,不断放入做好的生坯,捞出炸好的欢喜头儿放竹簸箕里,流水线式的炸制。

我们紧盯着锅里的欢喜头儿,慢慢膨胀涨大,口出一条条小口。“炸口口了。”我脱口而出。母亲笑笑解释说:“不是口的口,是笑口,说明欢喜吉祥。”心想,原来欢喜头儿的名字是这样来的呀。生活中他们总是把很多事都往吉祥上面靠,那些民间的能人会急中生智取一些大吉大利的名字,智慧无穷。

元宵节,是年的最后一天,火塘边老旧的小木桌子上,母亲隆重地准备了很多小吃,炒

诗雨

春之圆舞曲 (外一首)

李成燕

像画一个圈,春天周而复始
我在圆的任何一点
都能抵达春天的边境线
青草扶苏成一张春之声的好唱片
春风吹响它
这是我想听到的最美旋律
枯萎正在消失,音符长出绿翅
你别指望青翠的炫舞停下来
她转的圈越来越夺人眼球
当下,我站在眼前哪个点
都既不想出来,也不想说话

初春

昨天和今天有什么不同?
春山迢迢,春水泱泱
少女揽镜自照

直到少年越走越近
带来一缕阳光对花的问候
一点雨粒像美人痣

那是美好相中了美好
昨天相中了今天
风为媒,要为少男少女歌唱



瓜子花生、苕糖苞谷砣。红亮油润的腊货,切成一片片整齐摆在盘子里。桌上一个大花搪瓷盘,装满爽脆的跳水泡菜,是过年的解腻神器。桌上那么多丰富的美食,我们还是强忍着不动手,眼里只有锅里炸得滋滋润润的欢喜头儿。

竹篾箕里的金黄欢喜头儿,每一个都沾满焦香的红糖,色泽十分诱人。母亲首先用小碗装一个递给外婆,外婆接过碗说:“我消化不好,不敢吃。”母亲说:“今天上元节,吃一个没事,应个节气。”母亲也招呼邻居家的孩子多吃点。

我们等不及凉,着急抓一只在手,迫不及待送入口中,外酥内软的口感,久违的红糖特有的焦香,舌尖得到十分满足,也十分幸福。只有在这个时候,才明白欢喜头儿的真正意义,欢喜吉祥快乐!

因为吃得太急,嘴里被又粘又烫的欢喜头儿烫起了泡。母亲笑着嗔念到:“莫抢,慢慢吃,锅里还有的是。”这时哪管嘴里的疼痛,继续细细品味,直到母亲炸了一锅又一锅,才肯停下来。

母亲看外婆消化不好,我们又吃太多,立即拿些大米、糯米、橘子皮、生姜在锅里炒糊,加水煮成一锅黑黢黢的糯米水,每人喝一碗化食。糯米水是母亲养大这么多孩子的法宝,只要哪个稍微不舒服,她都是拿糯米水来解决问题,而且屡试不爽。这些古老又有效的养生智慧,可惜现代人已经不再使用。

凌晨的小镇,大红灯笼依然亮着,街上还残留着节日的氛围。偶尔有如我们一样早睡晚醒的人家,昏黄的灯光从虚掩的门缝里挤出,照射在凌乱的街上。难得的没有下雪的日子,高远的天空深邃神秘,月光明亮。忍不住默默向天帝虔诚祈求,新的一年,吉祥如意!

